

# 深耕强军沃土 打造精品力作

——读文艺评论新著《梦见——周振天创作艺术论》

■ 栗振宇

##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阅读汪守德的文艺评论新作《梦见——周振天创作艺术论》(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以下简称《梦见》),不觉间就被带出一片艺术的梦境。汪守德和周振天都是长期扎根我军文艺战线的老兵。那些经过时间淘洗与沉淀的文学哲思和艺术经验,充盈着玉盘散珠般的质感——在梦一般的世界里绽放晶莹剔透的光泽。

人生的梦,多半是从童年开始的。汪守德的文艺评论从周振天的童年生活切入,没有落入一般人物评传式的模式。童年生活对作家而言,是贯穿于整个艺术人生的不竭源泉;而对于批评家而言,作家的童年生活,往往蕴含着理解作家作品的深层密码。找到这些密码,就能对作家的艺术人生有比较真切的把握。这可以算是文学批评的一条基本规律。

从《梦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振天的童年生活与他的艺术人生有着莫大的关联。父母的革命生涯、家里的书香氛围、天津街头的市井生活、家门口的儿童电影院、14岁就考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儿童剧团……这些经历积淀成为周振天艺术人生的底色,那些故事、人物还有文艺经典,让周振天永生难忘,也在不觉间培育着一颗梦想之种。

种子的生命力量是强大而坚韧的。翻看周振天数十年的创作轨迹,从长篇电视连续剧《潮起潮落》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红海行动》,从小说、话剧、音乐剧到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从人物传记题材到革命历史题材,从部队题材到地方题材,其创作范围之广、成果之丰、分量之重,都是让人惊叹的。是什么让他保持如此旺盛的艺术创造力?是什么让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各个现场……在《梦见》中,汪守德像一位极具耐心的匠人,一缕一缕地梳理着周振天的心灵与创作轨迹,而且不时把目光投向二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汪守德又为我们编织起一个新的梦境,其中自然有我们想要的答案。在我看来,这是从童年时代就已经培育形成的热爱。这种热爱,就像一种原始冲动,总是在作家心底有节奏地迸发出来。每当它奔涌而来,便让作家点燃火一般的创作激情,调动起所有的创作潜力和灵感。如此,我们或许就理解了周振天在过去数十年间,为何总是对创作抱着童真般的好奇心,总愿意在陌生的时间深处享受孤独,总能在不经意间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就像根之于树,艺术已经成为他生命断不可缺的部分。

## 二

当艺术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创作就

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不知不觉中为创作铺垫、准备。在《梦见》中,汪守德特别强调了周振天深厚的生活积累。的确,这是周振天艺术人生的一个鲜明特点,而且尤其体现在海军题材创作上。

被特招进入海政话剧团后,32岁的周振天很快被派到部队代职锻炼。此后多年,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下基层,去海岛、登舰艇,多次随舰艇出海,多次到海军执行重大任务的部队,到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去体验生活。

汪守德在“后记”中,谈到这样一个细节。在写到在某潜艇代职的经历时,他问周振天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位艇长叫什么名字。没过多久,周振天就传过来一张照片。那是在一张有些发皱的、似乎是笔记本的纸张上,用钢笔书写着潜艇上的人员名单,打头的名字便是艇长孙荫生。这令汪守德十分惊讶。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名单还被周振天完好地保存着。汪守德由此感慨:“对此,我只能说这既反映了他对潜艇官兵所怀有的生死与共的感情,也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细心与精心……我不知道在周振天的宝盒中,还珍藏着多少并非只具个人意义的宝物。”

这样的“宝物”有多少?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透过汪守德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些“宝物”一直深深影响着周振天的创作与人生。比如西沙中建岛上的那畦青菜。那是1982年5月,周振天随文工团登上中建岛。当时,青菜尚没到收获时节,但为了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官兵从菜地里拔起了还没来得及伸展开叶片的青菜芽。后来,周振天才知道,由于环境恶劣,岛上种出的青菜是极为珍贵的。官兵为了那畦青菜,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为了确定什么时候吃这一畦菜,党支部要专门开会研究。收割青菜的那天,小岛的仿佛过节一般。而当青菜被端上饭桌时,战士们半天没舍得动一下筷子……了解到这一切后,周振天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负疚感。好多年过去了,中建岛之行仍使周振天难以忘怀,尤其是岛上那畦青菜。

诗人里尔克说:“一切严肃的事情都是艰难的,而一切又是严肃的。”对文艺工作者而言,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漂浮;与军营生活的距离,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成就。从以电视剧《蓝色国门》、话剧《天边有群男子汉》、电影《天涯并不遥远》等作品为代表的“远岛系列”,到以电影《蓝鲸紧急出动》、电视剧《舰在亚丁湾》、话剧《深海》等作品为代表的舰艇系列;从以话剧《海军世家》、电视剧《潮起潮落》《驱逐舰长》到电影《敬礼,我的教官》、人物传记电视剧《海军少将张学思》等作品为代表的海军发展足迹系列,周振天的海军题材作品之所以丰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始终如一、不知疲倦地深入生活,为创作累积起无数宝贵素材。同时,这也使得他的海军题材作品,成为海军建设发展历程的生动见证。就像汪守德在书中评价的:“毫不夸张地说,他一个人的海

军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就如当代我国海军人形象的百科全书和人物画廊。”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累在周振天内心不断泛溢、激荡,进而升华着他军人品格、人生境界、道德精神、历史思辨等宏大主题的体悟。这些体悟又被周振天不露痕迹地化作不同作品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动人心魄的对白,让人难忘的细节等。周振天在2020年创作完成的电视剧《深海》就很典型。这是一部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的剧作。其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周振天40多年前代职经历的影子。这种影子,当然不是简单的生活复刻,而是基于对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深切理解和热情歌颂。作品展现的精神光彩,可以说是周振天经过多年沉淀、用心捧出来的。对此,汪守德评价说:“这就是军旅生活给他的馈赠,也是他本身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融合在了一起,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源自真实生活而打动人心魄的魅力。”

## 三

家国情怀,是汪守德评论周振天艺术创作的一个关键词。诚然,这是理解周振天艺术人生的一把关键钥匙。而且,这把钥匙打开的,除了故事之门,更有隐含在故事背后的文化自觉。

在汪守德看来,周振天是一位内心始终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的军旅作家。这让他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同时,也把观察的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投向他所关注的整个电视剧行业。面对电视剧创作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出现的种种乱象,周振天产生了深深的忧虑。由此,他也更加坚定,创作要从现实出发,一定要从我们的民族情感、民族文化中去寻找创新点,寻找文化与社会深层的东西。

在《梦见》中,汪守德用较大篇幅分析了那部传播极广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汪守德认为,在看似轻松有趣的喜剧性的剧情中,周振天进行的是对近代以来政治语境、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的审视和批判,是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自省与透视。这些都源自于周振天作为一名作家所秉持的社会良知、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剖析。

汪守德的这些观点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把周振天隐含在作品背后的文化思考展现出来。汪守德深知,不仅是《神医喜来乐》,周振天创作的电视剧《闯天下》《楼外楼》《小站风云》、电影《老少爷们上战场》《火种》等,还有海军题材电视剧《威海》《蓝色国门》《潮起潮落》、音乐剧《赤道雨》等众多作品,观众总能从中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文思。

与此同时,作为长期关注当代文艺创作的批评家,汪守德对电视剧创作在那些年出现的浮躁与乱象,亦是感同身受的。在不同的场合,他和周振天都曾一次次思考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一次次讨论可能的突破口。由此,汪守德才能敏锐感知

到周振天作品的韵外之致,并认为这种具有宏阔文化视野的创作,对整个影视创作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今天看来,无论是周振天的自觉,还是汪守德的感喟,都饱含着文艺工作者的现实关怀和对自身使命的清醒认识。时代在进步,社会生活在不断更新,但是崇高价值永恒。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永远应该是作家和评论家心中最重要的砝码。

## 四

艺术是一条最终通向哲学的大道。好的作品应该像从作者心底流出的清泉,伴着心香缕缕,又流到读者的心坎上。

从学术上说,《梦见》作为对当代知名剧作家的系统研究,无疑具有文艺史的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守德在评价周振天作品时,总是自觉将其放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大背景下,乃至站在中华文化传承的脉络中去考察作品的价值,去评价作者的探索。这种宏阔视野和时间纵深感,一方面可以超越单一的作品批评,让人感知到作家作品在时代文化中的位置,看到作家作品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对当代文艺的整体景观和前进脚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万紫千红的背后,文艺工作者在坚持什么,往前探索了什么,眼下还缺少什么……时代文艺的宏观思考,往往都能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寻觅到“缩影”般的注脚。当然,作为军旅批评家,汪守德对周振天创作艺术客观冷静思考,对当下军事文艺创作更具现实启示意义。

今天,强军兴军的时代大潮正奔涌向前。更多具有新时代特质的强军故事和强军人物正在不断涌现,强军实践对强军文艺的呼唤更加迫切。与此同时,军事文艺作品在全社会的分量越来越重,军队与地方联合打造军事文艺精品,正成为一种趋势。所有这些,都让军事文艺创作的语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但也要清醒看到,创作语境的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对军事文艺而言,服务强军、服务基层、服务官兵,永远都是创作的根本导向。带着真挚情感贴近官兵、深入基层、反映生活、勇于在坚守本色中实现创新,也都是打造精品力作的不二法门。怎样与时代同频共振,靠什么赢得受众,使命担当怎样体现……在这些问题上,周振天的探索和汪守德的思考,都能为我们今天深耕强军沃土、打造精品力作提供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梦见》不仅是“周振天创作艺术论”,也是“周振天现象论”,还是凝结着一代人智慧与心血的“军事文艺哲学论”。

梦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徜徉在艺术殿堂,周振天梦见了什么?汪守德又梦见了什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唯见心泉流淌,心香入梦。我忽然觉得,我们或许都在一个梦里,梦中的远方亦是梦开始的地方。

##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20世纪90年代,《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后勤文艺》开设小小小说专栏,也联合《百花园》《小小小说选刊》举办了小小小说“潼关”笔会和“南京”笔会,许多军旅作家投身于小小小说创作;收获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小说作品。他们坚持扎根火热的军营生活,为塑造当代军人形象进行着可贵的新文体实践。1992年,王培静参加“潼关”笔会后,便对军旅小小小说创作情有独钟。此后,他的小小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倾力书写基层官兵的生活,抒发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彰显出温暖向上的思想情绪;出版有作品集《怎能不想你》《王培静小小小说选》《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幸福的感觉》《寻找英雄》《编外女兵》《拾荒人的梦想》《军魂》《从心底打捞出的时光》等21部,在军内外的读者中广有影响。

《最美女兵》故事开篇写军车在雪道上抛锚受阻,鲁队长下车脱掉自己的棉衣塞到车轮下,助力车子开出泥坑,渲染特殊场景,同时为下文设置了悬念。王培静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一位把青春奉献给戍边事业的女兵故事。“过去医疗队没有车,我们都是搭车队的车,那时的车都是烧柴油的,车况也差。一熄火,车就发动不起来了。没办法,我们先是撕了大衣烤车,还不行,再撕棉袄,再不行,一个接着撕棉裤。我们温暖汽车,让汽车再去温暖当地藏族同胞和沿线的官兵。当时车队长的大都是军需和生活物资。”文字深情,叙述耐心,军人情怀跃然纸上。

这位被战士们称为“鲁阿姨”的女兵,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紫外线照射导致她的脸黑里透红,里边的条条细血管清晰可见。她脸上写着刚毅和果断,同时也流露出母爱的慈祥,在青黛线上奔波了几十年。”单从外在形象来看,这位女兵或许谈不上美丽、漂亮。她的美,在于她有一颗冰清玉洁的心,在于她对边防事业的热爱与奉献。作品通过人物对话,以插叙的手法勾勒出鲁队长历经磨难、志坚行笃的从军经历,也将人物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出来。

《一碗泉》描写了戈壁大漠艰苦的生存环境,新兵初来乍到时,难免会有失落落寞的情绪滋生。面对新兵的情绪波动,班长以故事套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历代守边战士的成长历程。当年的南方新战士、如今的营长,也曾经差点当了逃兵。生死边缘,在他昏昏倒地的瞬间,班长竟然感觉到有一股暖心的清泉,在不远处滔滔流淌,吸引他努力爬过去。后来战友们把他从沙漠深处救了回来,他才如梦方醒。至今,营长已在这里守卫了16年。虽然没有泉,但营长依然把那处沙漠叫作“一碗泉”。军人的血肉之躯,经过生死考验后犹如淬火的利刃更加坚韧锋利。营长的心声和誓言,读来让人肃然起敬。边防部队对一茬茬新兵的优良传统教育,同样感动着和平时期的读者。作品故事虽简单,立意却十分深刻。

王培静的小小说并不是单纯的质朴粗犷,他既喜爱在生死关头和矛盾冲突中升华人物的英雄品质,也擅长通过日常生活细节表现英雄人物内心深处似水柔情,从而使作品彰显出温情、细腻的一面。

《意志》颂扬的是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作品通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战斗情节,让读者参与对空战的想象。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我军屡立战功的“神鹰一号”战斗机失去了联系。正当战友们担忧甚至绝望的时候,飞机摇摇晃晃地飞了回来,轰鸣声简直能把整个世界震醒。飞行员刘飞身上全是弹孔,双手紧握方向盘,掰都掰不开,他在迎向死亡的过程中把飞机开回来的。如此超越常态的细节描写,无疑具有撼人心魄的动人力量,将大无畏的英雄精神书写得淋漓尽致。

坚持小小小说创作数十年,王培静的体会是:“小小小说因其篇幅短小、轻松幽默和结尾意外而见长,它能滋润心灵,启迪人生。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 精短有力的军旅故事

■ 杨晓敏

小小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好像是一夜之间,小小小说应运而生迎来了繁荣的春天,郁郁葱葱得繁茂起来。在小小小说创作中,立意相当重要,就像写诗要有诗眼。一篇小小小说,有一个好的故事核,设置两三个情节,加上精彩的细节就能站得住。好的小小小说,不要写得太过太实,要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

在王培静的小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小人物,他们的故事和精神却并不平凡。拾荒者看似人微言轻,萌生的理想却远远超出个人生存的范畴。他怀揣一个梦想:攒够了钱,回乡办一所希望小学,自己当校长。在《拾荒人的梦想》这篇小小说里,“理想”和“精神维度”是两个关键词。主人公孜孜以求的,是人类高贵的精神,谁能认为这是“小”呢?作品告诉读者的是,一个人即便身处艰难境况,依然可以拥有优秀的品质,可以勇敢、仁爱、体恤,可以隐忍、创造、担当。

《天使的翅膀》以汶川大地震中英雄教师舍身救人的故事为原型。王培静以饱满情感的笔触续写了这则新闻故事的结尾,“后来孩子们都写了张老师布置的那篇作文,不过内容不是他们在课堂上叙述的,而是这样写:假若我有一双翅膀,我要飞到天堂去看你——张老师,还想听你给我们讲课,一起打篮球……”有了这个结尾,作品前后呼应,师生深情和人间大爱互相映照。这篇作品的成功告诉我们,小小小说的真实性固然重要,然而作为文学创作,合理的情节设置和艺术表达,更能产生触动人心的审美效果。

2015年,王培静以《军魂》《父亲的眼眸》《散步》《最美女兵》《暗访》《军营内外》《面谈》《大雁的质问》等10篇小小小说,荣获第七届小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审意见为:“王培静是一位长期坚守在文学阵地的军旅小小小说作家。无论写军旅生活还是写世相百态,均能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与质朴简洁的叙述,真实地表现出生命的昂扬大气与人性的复杂多变,具有一定的思辨力量。”

王培静坚持用小小说这一文体书写自己浓得化不开的军旅情结。他坚信笔下的军旅故事虽然精短却有力量:“最好的东西是文字,因为你的所有文字都承载着你的思想和愿望。”

# 生活的砥砺与馈赠

■ 沈洋

##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电影剧本《安家》的创作,源于我参与扶贫攻坚的工作经历。当时,我担任一个镇的脱贫攻坚的第一指挥长,工作繁琐,压力很大。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很熟悉农村事,似乎提笔就是故事。但是这一次写易地扶贫搬迁,我不敢大意。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写扶贫题材的小说,为新时代的干部群众画像,更要精准,因为这有着存史资政的深远意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专门到昭通市昭阳区第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幸福馨居走访易迁群众。我还专门到安置我故乡大山包镇搬迁群众的虹桥和红路两个安置小区采访,与群众座谈。

在采访中,小说里的3个主角原型进入了我的视野。一个是当地群众一直叫她“赵姑妈”、时任西河镇副镇长的赵声跃(赵卫国原型);一位是90后社区干部肖远艳(肖洁原型),时任虹桥新居移民工作站站长;一位是搬迁前在外省打工摔伤了腿、一度丧失生活信心的中年男人李有亮

(李有光原型)。从这3个人物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基层扶贫干部的初心使命和为民情怀;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阳光心态、无私奉献和担当意识;感受到了贫困群众对党的信任以及自身的深刻转变。由此,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仅要正面直击整个易地搬迁的艰难历程,写出易迁群众心中的焦虑与彷徨、期许与热盼;更要写出易地搬迁群众从生存状态、行为习惯到思想意识的艰难蜕变,呈现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芒和精神光彩。唯有这样,才能写活新时代的农民形象,写透这项伟大工程的时代意义。

有了扎实的生活体验和大量素材,在我的获奖小说《易地记》基础上,电影《安家》的剧本创作几易其稿,终于成型。电影拍摄的过程虽然艰难,但是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影像是真实、温暖而又美丽的。从小说《易地记》到电影《安家》,我深切感受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于创作者的重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始终在用心观察、记录着自己所参与的扶贫攻坚伟大“战斗”。有了这些宝贵的经历,在记录新时代、书写新生活的过程中,我感到眼里有光,心中有底。

# 长征

第5416期

家(中国画)

林 凡作

